



海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第一卷 雜著

東還賦

醉賦

公是

出世

壽顏子辭

傷獨孤賦

明分

諭業

春心

悲汝南子桑

皇甫湜 字持正



第二卷 論序

夷惠清和論

編年紀傳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荀孟言性論

送丘儒序

送簡師序

送孫生序

顧况詩集序

第三卷 制策

制策一道

第四卷 書

上李大夫書

論進奉書

答李生第一書

答李生第二書

答李生第三書

答劉敦質書

第五卷 記

朝陽樓記

杖江縣南亭記

廬陵縣令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荆南鄧度判官廳壁記

第六卷 碑銘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銘

廬陵香城寺碑

護國寺威師碣

祭柳子厚文書

恨石銘書

讓風書

書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東還賦

歸去來兮將息我以勸遊日月出入如忽然兮何東西南
北之悠、淹踵楚以轉宋幾途梁而軌周旅巴鄧兮結鞅
事嶠函兮相輶禡予魄于波瀾委予迹于丘陵來默、兮
無定徃區、兮曷求朝吾既去夫帝鄉越嵩華而並河經
淮水兮凌大江抵揚州之寄家旦年歲以不居謂湏臾息
足于蓬蠲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程賒時浩汗兮

月凌迤陟大嶺之峩、既脫身于水嶮聊慙弄兮雲波彼
夷越之都府于滄瀛之曲阿將窮耳目子又泝東南眇千
里于煙霞閩禹會衝諸海親日飛虫伏蠱鑠肉消骨溽蒸
湫閉浸淫歐鬱城薄冷兮雲生山過炎兮火出戾止逾月
館城之東垣坳肩及庭蕪膝容屋下羅星户內冷風淖泥
于激虺毒陰攻地淹于澤水貴于玉療渴者胝肩趨庭者
踵足眠蕞夕兮反覆坐終日子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爾
居人兮誰寘于毒駕言出遊期于少蘇島夷大戎咽水囂

衝狀貌群分頭角萬殊渠股反舌虫聲鬼軀面綠眼青瞳
眈遠紆見人驚異直愕不起忽如呵鬪側言其喜腥臊濁
澤吹鄺襲里躬顛僕眩屹然雙止入室何處出門何從別
帶不售言詞不通葺果卒歲輕葛禦冬朝避天火夕逃海
風如何君子棲遲斯邦喟舒息兮無所辨鬱咽兮誰與安
讀書之下帷兮樂儒行之環堵苟吾道之無爽又何陋于
斯土顧言行之有常雖蠻夷子可處燕市屠狗趙人博徒
絕聖棄智忘負化麓望見相識聞聲來趨時與追隨聊寬

須臾雲盡、子雨紛、夜月明而不見人情春慈于江介
夢綢繆于涓濱公孫遊子蓮勺尼父聘兮蔡陳一困身于
王者一固窮兮聖人思九州之博大胡自陷于斯民盍歸
來兮無自苦恨

傷獨孤賦

傷獨孤者傷君子也蓋傷君子有道而無命也河南獨孤
申步勝別舉進士博學宏詞登科與校秘書不幸短命無
後其人也君子也天厚之才而嗇之年又止其家傷哉余獲

知于君也久而叨磨漸之益焉不幸淪喪所知追想其人
作賦傷之也

惜逝者之日遠兮心隱憫而內傷顧來者之不可與期兮
云誰嗣子之芬芳思夫君之好修兮企千載之相望紆文
章于六經兮儒林為之有光何事業之始酣而志力之方
剛宜盛德之日新俾茲大而熾昌飛霜肅其早零兮意慘
慘而不長俄消鑠以委絕兮還四氣之無當謂明神正直
兮始吾以信然天賞善而聽卑兮吾乃今知其過之必夷

夷而長久兮蹇煩寃而歷茲思美人兮下泉雖為芳蘭兮
誰與佩之迨往日之謠懽兮曾宿息而不離哉不見其幾
何兮殄七日而及斯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謂
陽光而烜燎兮遽幾爾其烏之忽左右之歆歆兮若感動
以虛儀懷玉音之清冷兮似屬耳而依々嗟眷想之若存
兮竟天地而長辭願一撫而無孤兮更出涕而淋浪聞古
人所攷兮貴身沒而名存顏丹不登下壽兮無百里而
愈尊齊梁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兮人不得而稱之嗚呼

自古而固然予予何嘆予今人

醉賦

昔劉靈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予嘗為沈酒所惱因作
醉賦寄任山尹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沈酒于酒有晉之七賢七遊于夢境墮于煙六府漫々四
支綿々追隨淳淳陶和渾鮮遺天地之濶大失膏火之燒
煎寐々邈々歸根復朴居若死灰行猶飄殼車屢墮予無
傷首屢濡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瞑合文子之浮味反

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子雷霆寓四體之合
真歸一元而大寧翹葉既散竹桂滋已百憲森復七情紛
始風飄火藝矜夸時改嗟海鳥之聚還顧息肩兮未幾蘇
門子聞而笑之曰言于道其猶醢雞歟彼至仁者分之于
天地根性命于虛無拂披聚散脫遺寰區形猶大象心冥
太初故大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沈耳
目之機其解頰史憂恙繁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于時為
慘為毒為狂為醜負責人道陰陽戾違東平巫醫歐乎有司
辱身滅名痿肺淫支狼狽顛蹶為人大嗤不得盡年玉色
先衰曾不知都無醉時使人困 予如茲

明分

天下之是非繫于人不懸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為孰謂
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
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
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己之光美擬于堯禹參于天
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

雖萬殊百化一于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
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訾其譽人為
比周言已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
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于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
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于人不懸于迹一于分不定于
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公是

浸次揚州其地面大江而負山往時城郭率于形勢以是

一州南其東向府縣室閭涂井凡居處舉即其向狃于常
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圖其初為表景以端之地以縣之于
一祠猶約南北甚正而居之中人為偏焉予常送往車者
凝視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于衆不知甚正也祠之人
斷事者將墮其志及其面焉余知其始為正之曰反白以
為黑倒上以為下謂此疑也夫不唯倒之而又毀之罔之
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于山澤者皆鴟梟麋鹿也
彼麟獨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後知其麟也昔周之季

也正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私幽嶮也彼少正卯生之
故反為聞人必遭仲尼然後知少正卯罪也向微仲尼則
麟怪而少正卯聞人乎今無異詞矣今是州與祠其顛倒
有似焉則知直者寡而枉者多奪寡宜矣以枉者定之直
者枉之亦宜矣必有遇而後公是焉噫無其遇者亦衆矣
余不一知也不果

諭業

道遙遊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聚糧世言務遠

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
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義
符也故強于內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什倍不
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猿貫蝨徹禮飲羽必
非一歲之決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步之搏拊淺
闢庸種無嘉苗類絢疎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
為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為顯之道求諸人不若
求諸已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趨趨于卿士之門我則

婆娑于駉頤之域彼則巾車于名利之肆我則冠屨于文
史之圃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榮以其窮于彼曷若勤于
此以其背于路曷若齋于家求售者聲聞而徇賈致賤者
深遺而俟價求聘者自容于靚粧取賄者嫌扁于密影鮪
可薦也不慮綸旨之不達橘可首也不慮邑邈之不入務
出人之名安得不勵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陳安得不振橫
行之略書不干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
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譚其理數其微

賦物而窮其致歌詠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
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此文之流其來尚矣自
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
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為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榘木柎枝
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閱寒暑坐天
子而朝群后許公之文如應鍾鼗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
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
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驅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

侍之文如高別華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
望為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輦玉輦雕龍綵
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
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恠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
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
心駭耳然而故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
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廡戶牖志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
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颯激

浪汗流不滯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陽之文如燕
市疾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
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空碧崇蘭繁榮曜
兮揚旌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綉
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于玄宰或受命于
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揚皆
一時之豪彥華硯之麟鳳今皆游泳其波瀾偃息其林藪
銓其一楫之舊也而驟以敷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

遂絕意隨計解裝退脩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
之通理將為勇退真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
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派導業而列諭焉

出世

生當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呶休擾無隅埋之
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經泰山絕大海
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群
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集金輿音聲嘈、滿太虛百飲

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飲飲不盡使人不陋復不愚旦、待
玉皇夜、御天姝當御者幾人百千為翻宛、舒、忽不
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
虛無翕然復搏、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
為琅玕五臟為璠璣顏如芙蓉頂為醍醐與天地相終始
浩漫為權娛下顧人間溷糞蛆

春心

悵不樂兮何鄉江之上兮山之陽日遲、兮正春艸茸、

兮既長見美人兮未可以求蹇愁予兮此時出郊垌兮遙
望緣千里兮滿芳菲山縈鬱以四周溪潺湲以數支花思
林兮苔媚石水光搖席兮烟染衣鳥嚶兮聲急曷孤遊
兮不歸顧馳逐而紛煩非予心之所希欲淹留以愉行非
余心之所期直目兮思薰傷心兮感滋折桃李兮有贈意
不遂兮天之涯愛韶妍之悅懌懼日夕之差池春兮春兮
曷來之遲而去速使余急兮以傷悲

壽顏子辯

土與水火風為千品萬殊太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
于土揮而動者皆主于風液而通者皆主于水躍而養者
皆主于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雞之與應龍雖殊大小必質
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
者也動焉四不動焉四者能質不能知有虛而靈者合
焉以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合乎是為知若角若
麟若飛若走舉為其屬不合于是為無知若艸若木若金
若石舉為其屬最靈者人、之中知為心、之知為神人

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主焉其于死也氣旋于虛而反
于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死而無矣若心之知則
未知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謂知亦從而亡豈不愚
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靈而靈虛而靈其不可為無也
較然矣如質者游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澆
而濁者不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則
不明聖與愚受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窒其誘是以能
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于外是以

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子
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順而安則必始終天地
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子太虛之中轉而合于有則為
禽為獸其于人也為愚為凡于草木者無所不為矣雖欲
少安得乎推是而言則彭祖為夭顏子為壽盜跖為殺比
干為終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

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及采而病
閏月丁亥死天天大寒雪，火不星前續不銖身寒之聲與
將死之聲黎然其具存乎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
之為文悲之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
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
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
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刑幽敢問何故哉
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塗精者不足麓者常

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感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
物以復子何聖者千作而愚者如麻鳳凰不下而鷄鶩滿
家何草木不芝盡野而莎何虫不龍盡水而蝦非精者理
少而麓者理多蘭萎何先施老何難玉何為而脆石何故
而頑衣冠何感戎狄何蕃何麟而恠何鶴而軒彼人事皆
然推於物亦是為自然巫咸畢歌，已而去之曰父耶
母耶天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終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來知夷惠清和論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
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
志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
和若校之聖人之道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
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
出擊拘之域不凝滯于物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聖

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
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
方之士也若即而評處在于清和互有短長請列而辨之
彼伯夷者揭標表于不戒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
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
長也至于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
未暇亦將有妨焉若柳下惠辱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
道唯斯人是哀唯吾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所

長也至于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乘
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于
與奪為功雖均然清之流矯于前而激于後使萬年亂臣
賊子懼貪夫惡人耻且衆人之所難為者和之迹疑于
往而教于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
之所易為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
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
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

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其編年紀傳論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
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濇
不如編年混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
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
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
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

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
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
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
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
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
力焉又編年紀事束于次第牽于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
于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
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尤傳之外又為國

語可復者左史于右合外傳于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于是艸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

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于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倘拾源而事流棄意而微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哉

東晉元魏帝正閏論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

桀放于湯受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草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漢晉得于魏史冊記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地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聞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士為頑人矣曰戎之遷伊以為陸渾矣非繫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強暴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

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為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于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得之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于南元閔于北其不昭、乎其不昭、乎

荀子孟子言性論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于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狗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偪克岐克嶽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

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
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
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
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
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
要其終其于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
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于外情動于中然後

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
尊親長習于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于教然
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
自葉而添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
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
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
記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蓋故為
尤乎

送丘儒赴舉序

吾居河陰丘生猷門請曰儒貴求知予謹自露願以是非
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文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
厲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游踰年將聞
其藝于洛下吾遠來遊洛下諭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
之名都之肆未有而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野未有不
盜而困矣子將安賣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
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謹持其有以往未有

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
相移白變而為黑倒上而為下吾末如之何也矣生不信
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
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徑傳以興於比聖人豈非以其心
不以其形者即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
義其心雖未齒于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于剡朝冠服朝

服惑溺于淫恠之說以歎彛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敗于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虵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而不得侶師以馳

送孫生序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昏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飢教益頽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于厚夜聰然

于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備痛入肝血乃志力之不足以死為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道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為摯而見余、既悲異之乃約其言

送王膠序

始浸于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為膠又悅其膠名之不亢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為言猶牢固

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
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
昏之時忽然而忘之故以膠自名欲吾造次顛沛起居意
念間固此心與交也膠以俊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流然
與之化懼書紳銘座之急疎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
異之又悅其名所以為膠又悅其言誠其意貞又悅其與
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章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
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竒然後吾于膠見其才之全其為

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具于西行
叙以先之

顧况詩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恠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
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繡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
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于逸歌長句駿發踔
厲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家
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况以

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泛韓晉公于江南為判官驟
成其磊落以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為眾所排為江南部
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
仙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
絹鞵頭眸子瞭然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
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于茲矣知音之
厚曷嘗忘諸去年浚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
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示余發之涼

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
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皇南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南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南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南持正文集卷第三

制策一道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
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
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
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
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
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

繼作皆意其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
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
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義而廉隅
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無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
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
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
儒風督廢職以振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于
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

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于庶工乏才之歎未輟于終
食蠹于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于政者無不行而政
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
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
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于
交易焉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少酌于中道
其術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
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為輕

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遠變矯枉
合于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采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
衆性徵于前訓而有據設于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
朕意

臣對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于庭求賢思理亦
云至矣然臣未知將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為虛
策則後之縉紳者觀書于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
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

下之憂勤切至也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己之累而不以位
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教之其失也必在慢之今
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夙夜
求賢咨諫延及微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
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
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冝戢文以經邦濟
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
專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以前盛明之禮斯考

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纖佞
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
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負之萌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
也蓋左右僕御唯正之拱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出使
足以盡情偽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
日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于百
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多士為之股肱赳赳武夫為
之爪牙茲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

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
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問先之以禮貌接
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盡其懷况乎
坐之階庭試以文字奉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
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
所不說又鬱而不得發強附之于為考視者必以為餘煩
又擯而不得通矣陛下何惜賜臣容足之地于冕旒之前
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于明也然

臣不敢有望于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倘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異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及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

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請以進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納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從侍起居從游豫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夫裔夷虧殘之微偏險之徒卑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

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蠶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章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于

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盤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正軌度其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以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繼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其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

而不率之以卑官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
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哂
口之慮所以忠直常踈也欲勉人于義而貪濁在位所以
廉隅常不脩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
息也則謬鑿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
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露濡必
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繇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
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綱維備衆官以序賢俊庶

繼先志臻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
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于庶工乏才之
歎未輟于終食蠹于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于政者
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
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毋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
瑕穢而改行未聞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
德在明賞罰不在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
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

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利天下也夫賞罰者
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以來開權
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于州郡徧于
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于使令定官員而奏請名器輕于
土芥把柄擅于牙介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
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決于朝者未
聞有一屈人而訴于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執律令
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專殺為常臆

斷則自生愚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况乎
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
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
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
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必當罰則天下
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
耻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
哉陛下省繇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徧而有司長吏或

墮而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嘉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惧乎？不
豐勞者何憂乎？未艾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
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獸肥，工執輕而仰
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悴，終歲矻矻
濱于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况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
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
勞逸，輕田野布帛之征，稅蠲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
者如雲，積者若山矣。臣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珍奇之

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
亂而教不煩，則釋老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惠然者，
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復者，豈非以商
乎？今鼠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就
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
矣。恬衆以固權位，行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
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事乎？今若特加申令，使之教閱
簡奮勇秀出之材，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

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虛張名籍
妄求供臆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紀以文法
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
則以強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
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徭蕩逋懸然
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不三四年而家給人和則暴橫不
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于人猶艱食乎陛下
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猶鬱者蓋其所由于祿而得仕

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廢其法則可以除其
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于庶工者
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臣備
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合
苟容持祿養交為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
以聚斂計數為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為功習而為
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立及和光而渥泥者富
貴立頃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

明詔為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明績
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
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紀述之不暇矣
陛下備衆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歎未輟于終食者由在
上者遷之太亟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
得五猶以為多曲輪真桶各適于用今則不然舉于禮部
則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採選于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
而不可用上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

剝益之族則以為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求之愈
切下損之彌細夫士何負于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
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在下一朝闕將相之職卿大夫之官
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于是循環或一時超拜或
再歲四遷以是為適當然耳是仕進之門嘗闔而天子之
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
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
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勅朝廷州

府令每歲各舉所知禮部于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遷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罰以懲踰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于聖朝哉陛下謂蠹于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于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令節文周備纖悉空文虛聲溢于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于蒼生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又何為也夫將

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煩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為交易烏奪富而補貧將欲回循豈損多而益寡酌于中道其術何如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

周之幽厲井田法非止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
非脩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
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寃得以聞一吏之犯得
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
下陶然化矣豈待曲今而事古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
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職徒易其制更其業擾人歛怨而已
耳制策曰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
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以文采為和

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
枉合于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字記讀為法其素敦寔行
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字而進者往往犯姦贓為集獵以成
其弊也軋元以還版籍斯壞所在游寄莫知汶來伏惟勅
天下人士來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
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
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長養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
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為進取

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
伏惟陛下裁之若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士資蔭之常調
者仍宜舊貫賢能之士則宜行臣嚮者之謀沒有司長吏
之舉其賞必施其罰信焉可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
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性徵于前訓而有據議于
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
皆有時禁動作之為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
生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

傷仁撓和而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
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無謂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前
訓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而不已
執之而已有恒則帝王之美遠慙于今日矣臣謹對

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其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
行卑而迹賤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
位不肯求之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
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于口銘之于
心徒恨今人之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
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托特行者渾衆人抱竒
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棲、猶
鬱、而無語切以閣下以周召之才居周召之職獨智傑

出致、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沉潛液澤傳之天
下汪洋喧闐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光
輝窺閣下之溪高下靡豪杰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
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
其詞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
干犯左右惶惧于旌門之前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

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亦無外今國
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
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
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
莫如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贖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
地侈君之嗜欲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
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
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

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
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
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關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
別進合古之制徵歛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
弊蠹全大體興太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
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
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
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

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
以給其費以供其湏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以干
刑司如是則大賴于人太伸于用矣
答李生第一書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
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二
文或先于竒恠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于常異
于常則恠矣詞高則出于衆出于衆則竒矣虎豹之文不

得不炳于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鳥鵲金玉之光不
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
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抗雲霓驪龍之珠必固
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
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
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免而思進
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大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
足下方今不甬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

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
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
斧斤可乎哉耻之不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
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
于立法寧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
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
不得勢方以文詞行于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
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

則皆善矣既承佳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浼再
拜
為題第二書
浼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
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竟于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浼不可
不卒勿怙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于正也謂之奇
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
于正而出于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

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
不務奇然亦無傷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
便其易者乎夫言亦不可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
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
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
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
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
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後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

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
為奇矣豈寧理傷醒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
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
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
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
非強為所庶幾遂讎嫉之邪其何傷乎日月乎生笑紫貝

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
質者乎披薛荔子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
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
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
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
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
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
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

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
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
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
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
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別姓名也
夫煥乎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正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
來又以浮艷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
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

為虛張以相高自謬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
兵矣華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
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
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
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于澁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
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澁再拜

第三書

漫白時論所以難在論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

于末則蕩而失其憤眊無睹囂相訾何所得哉始與生
言竒不言正也故論止于竒生以正抑其竒然及參正流
焉譬與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駝而非云也生以無傷于正
猶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無咎不一本
有咎猶慎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交曰并生以凡
目之當是讀書未熟自僕之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
得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醒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
非常者皆為妖妄如天出景星出醴泉蓋非常謂之妖可

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縣牛溲馬渤地所常有足尚乎
生何室生以松栢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于其
倫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
章比也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
藻玄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為爾請考
之于實生為易矣試為僕作難作難作者視如何相如楊
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為也楚詞史記太玄之不朽也豈
為資笑謹乎哉如鳥鵲啁啾聲斷便已人如不聞爾何足

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
易之大抵奇也易處幾稀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也生云知難而
退為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也菽麥等易
生而師惑之何哉生之師且惑菽麥生卷中文能囊括天
地耶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譏君曰嗚呼小
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過于以時奉譏也
詩人尚不聞得罪生何諱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生捧書相干宜有答也又再三瀆瀆則不告也韓退
之復張籍之書曰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
吾書固將無所得矣生勗之而已

答劉敦質書

混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顛蹶二年以不試狼
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輪震軸而求疾驅迅
馳祇是見其坎坷机、輓欵而來不安未見其能取一也
退自惟其初未通人事謂人之得失咸為在已始來賓興

眼中殆無人而心巉然謂其天下公議可抵而撥也律身
以古人而不知時凡所出行動與今戾謂其所聞見可揭
而行也是以矜勢自取窮辱不能展轉其心乃于再于三
夫如是可以怨天邪尤人邪罪時邪微橫邪反覆邪無所
歸適乃幡然復故即日裝貧策羸而歸將復愚息鈍唵于
數晦永無夸人之望出潼關歷峽游洛順河而東一路蓬
識友為道所歸者其疎者口余親者面余咸以為年未勝
剝當後力于名達銳心于取進而遽以行止為論是為佻

薄為太早計謀進而黜退而不能以為年之少得失未可知不當遽歸何言止耶則顏子當奔驅進取不宜遽安一室閑而樂也然而顏子安之者時也以為老而將忘然必當止耶則太公當幽潛伏死不宜復出磻溪而干文王也然而太公干文王者時也夫行止何惑哉不光其時而已矣又有以榮為諭者是又不然以所聞所得之道在于我者也故不由其道矣雖富而貴為辱茲甚顧吾道何如哉必富貴然後榮是秦齊梁楚之君當與大舜侔曾參不得

為孝猗頓動天地矣且今之取進者曲拳折枝人非以為屈疾趨卑拜非以為冲安歸聽以拘錄細計騁門室之辯鈞適之欲以入其身必見以為恭低顏以為惠且悅其所為容焉必以在乎群萃默其口而止違其外而起理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言道吾蓋知之矣然而未行必不以為粹深淺慎且不測其所為與焉必下矣與其上援之聲與力拔與蹙疊登而累取階崇而級厚頤然不知羞偃然如固有之其所為然也且直已行道之人常其禮貌定其交際

身不以形勢屈口不以觀望柔行持其拂心言苦而倒耳
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唯道所存矣夫順人之與拂其人也
豈不懸哉必怒其所為矣在于群萃之秀出心畏所加識
之高下目拍所聚動而正則枉者嫉為而是則非者形默
則相忌云則不合如是而求志之得道之光德之貴名之
白贅之充難矣固當決鬱而未通密塞而無歸浪滂而不
救亦其所為然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傳曰見險而
能止者知矣哉困則知變窮則思反必之後圖余懼其無

所為及也行當持手于窮澗貫利瀕江穀土絲麻而養道
遙溫飽期不失其所以為心而已自外皆休請矣人以為
何如也夫窮與達非期相反皆繫于所遭今達而光吾師
禹臯陶窮而獨善吾師顏子窮哀天下負其道以輟軫于
諸侯以全仁義吾師仲尼古聖人迹之得失何殊未全聞
彼泰其心此改其樂也故士無遇不過視其時當其道不
失其已百經恠當時董生之賢乃賦士不遇司馬遷又從
而悲之離騷之文又大于哀自非邇聖人必有偏而不起

之敵耳比在城游群而處其相知心者不一二其餘面而
已是以憤懣而誰說意氣不得泄今又遠去江南若復默
默將懼無復故出與舒疊倭指而質言之不慙亦惟子之故
也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終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魏書朝陽樓記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
貢朝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
畝莠而不墾城郭罕而不甃時惟李君捧詔而來一年粗
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剗狹而專門墻枳局庭
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燁爍清風不下人慢吏
褻無嚴諸侯于是掠傍入之利乘可為之時端景相勢凝

土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巍然登閣豐崇高明朗融眺盡
飾沈生白致積陰于多陽散溫汾為祥風公庭若虛炎
天若秋茲鳥游觀其政優密親嚴容嘉肴旨酒茲焉宴
喜其樂娓娓朱楹旅衡君子攸寧飛墜雲基君子攸濟乃
及月春乃擇清辰宴豆既陳賓寮有容肅累訖聲以
止天地若開山川如新原隄成文雲霞相凌蕩遠目于天
涯叢一境于階端四坐洗然若夜行之曄于光嬰煩之脫
于身畢夕皆下熙、滿足以其直城之東自為朝陽詩云

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潁川是鳥
咸集茲樓可以樹脩竹列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
刺是州不已屈以事高不心望以卑遠夙泣其官聲績用
明羽儀之拜日月以數嗣而居者致遠請標疇克于將來
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人
增以之責椽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
亭以適曠懷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四望空平青莎

白沙控柞綠崖立艾圓葭誕滂朱華接翠裁綠繁葩春燭
洪湖穿竹渠鳴郁々潛魚歷々產鏡嬉碧淨鳥白赤洗翅
窺弊纈霞燄煙旦夕新鮮吟啖喧啼怨憶情綿令君騁望
逍遙湖上令君宴喜弦歌未已其民日列忻遊成群使纓
歎戀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衆
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人知常君若是也多
惜以赤刃效小割異日賦改千里搃戎疆場吾知其辨終
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作記刻于茲石以圖永久

廬陵縣令廳壁記

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
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
百宜矣哉廬陵下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巖
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
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而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
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
百姓劓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虞險易以止匿尤輕犯

禁夫以不專之理也蓋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丹季
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傑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頌其
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以奉上煦以
字民剽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清白之搯較然
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以啟沮勸縣之故
習令將之邑佐發斂感糧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
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養物益
備器用團鄉次後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

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使嚴吏家慰懋民下故秋夏之
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脩為魁而萃頑
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期月而治以俸錢糞枯而息
決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庸
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
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于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
具為余語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鏡廳屏
盛之以觀永久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緡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爾然而疲公噫胎良久于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脩省簡便鍵之以勤疆練密凡事

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期庶富而教至于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施一今更簷一公能馭之鉉亦為銛一亦為廉始絀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怡怡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止既來徭稅先具污次盡開向覆官倉一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向閱官庫一無尺緡公來幾時山積層一瑞露落一降味公松瑞蓮漪一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

路陘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于是掾吏將卒趨伏
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
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
為後式
今山睦州錄事叅軍廳壁記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署都其任者廳于西門經始之
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為政更年大惠一州記徵始聞
而未至也思利所為步覽庭內願以茲為不厭慮材鳩庸

即日即工馮寬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縣
之駁奔于是乎肅序百胥之事于是乎摠齊群官之退食
于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叅軍既
荷寵飭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為記宜異也請泐書之元和

八年四月三日記
荆南鄴度使判官廳壁記
公女荆南鄴度使判官廳壁記

荆山之南府廡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揚益同巴蜀吳
越之治臻自上古為天下敵在今為咽喉之地置荆南之

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枝較之環運之
必以輪其宜介之庸賢乃使之幽光也御史大夫河東裴
公尹正大都鄣度群州置幙東盡敬之誠以序賓客得弘
農揚用又首介于其軍膏宣燭明風助震聲躄、貌螭萬
肺如串乃新治所爰奠賓居前是相承即據而安以者容
散以穉憑頭既繆既瀆瑟縮未帖茲止厥位俾齊厥務于
是用大立廳于此不偏不豈退食從公式治于中爰得我
容思者定于永久莫若書壁之白故用人索我以文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寓于韓遂以
為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
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
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為尚書令實為安定桓王次子均襲
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為唐桂
州長史善化行于江嶺之間于先生為王父生贈尚書左

僕射諱仲卿僕射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
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息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
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與之游俗遂化服
炳烈心為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
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門先生
實師之擢為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
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緡民徃而免田租
之敬專政者惡之行為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

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齷邪寵懼而中請
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
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欽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
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
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囊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擢
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
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鄆果
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秦華陰令柳澗

駐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
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
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脩史在柩
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
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章議軍討元濟
出關趨汴說都統弘悅用命遂至偃城審賊勢虛宴請
節度使裴度曰某須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
李勣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為

先生恨復謂度曰今籍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
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
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尋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
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
刺史大官謫為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
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免
之未相入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故令轉刺袁州治袁州
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

人以藝學淺深為顧待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
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辟引虎齧臙
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剝圍元
牛翼人情望之若夫虬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
既至召眾賊帥前抗聲教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志其
機情賊眾惧伏賊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
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
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為尹宜令

無叅御史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
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
生不諂固為恥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
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而改其官復為吏部侍郎銓不
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與七十悉典三利取才財勢
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
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塋河
南某縣先叔父雲鄉當肅宗代時時獨為文章官兄會亦

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亦先生以期哀服服焉用報
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
合傳記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
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孱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而不得于已生交于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
則凡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
之愈薦未嘗一日不對客閨人或盡見其面退相指語以
為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

望風慙畏以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竒卓
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一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
今存者已多矣道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
浮圖曰以七教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汙我夫人高
平郡君孤前進士祖謹以承命提既已銘先生墓矣又志
叙其系葉德詔于碑以尚永久而揭以詞其系葉德詔
韓因朝封交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宣惠
遂王秦絕韓祀蟻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王三其爵

韓世何盛挂胄系雅三祖宮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
道荒物喪其明誰壑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距
基于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子素分有覲
何多靡引而忘天吞其施垂陞乃顏群心孔哀厥聲赫
滿華徧貺年千五百在竹帛銘我在碑展吾哀思
韓文公墓誌銘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
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唯子以為嗚其年十

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祖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
至三月癸酉塋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
于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
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
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
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
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
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斂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灑灑
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恠發鯨鏗春麗驚耀
天下然而粟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
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
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
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慨佛老氏法遺聖
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
非是仕為身耻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

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
久遁無功固涸將疑衆懼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
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
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
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
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惟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
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

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早糴醫倖
臣之銜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
人洞朗軒闥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又待我然後
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急以為枕食以飴
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詆笑嘯歌使皆醉
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
陽盧氏孤前進士昶璿左拾遺李漢玠集賢校理樊宗懿
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頃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疢此
四方唯聖有文章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後于前曠義滂仁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吟不
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廬陵香城寺碣

州城南偏寺曰香城基于乾大姓翟名宣棄地為園開池
引泉日以昌大登聞于天再勅寺人豐護群蠹長史丞緝
締構綿連殿堂峙起裴高竇然洪收路分平起之年秦移

古額始為寺焉厥後悠久僧志不專風消雨淋蛟漏雀穿
丹白侵剝階堯頓遷朽樹析堤涸鮒愁鳶迄于元和翔歷
三傳刺史維崔嗣績于前于是遠公奉命始旃歲年荒歉
功加不延鄭牧來茲脩架是先經之營之門房洞塞列庫
置厨危北撤山鄭君既移誰續其編吳師作主亘公來禪
大飾圖像益崇椽椽百祀來勝江山助妍宜序于銘以刻
于堅既序既刻光流億年此
護國寺威師碣此

師諱承威姓劉氏河南洛陽人也幼而靜定病天下無古
今無賢愚大馳于勢利沒死而無悔掀然逸發不懼過正
之議遂以弱年奮而獨知從照師問佛法次從光師受僧
律竟依同學廣師證師講習其傳矢寶八載始以勅度居
東都敬愛寺十三載詔置護國寺于河陰御題雖挂一簣
未覆蒼然古原架構無時于是千僧百價相聚謀曰將成
大功實資衆力若非盛名豐富孰能議而建之乃相與設
金翠雲纓花香之飾迎請吾師以至德丁酉歲遠來爰止

師以為造作土木為尤滋久就危山無人之境闢蒿萊不
田之地比之坊閭害穀不猶愈乎鑿其榛壘才容足處周
鄭士庶翕然依之多方誘掖隨機道達折夸者之鋒散執
者之迷曉愚者之黑清貪者之滯勢聲益張走集茲遐靡
然而財賄雅然而院列軒房互映圖像增設目前千里足
下萬井方肆而大之使後不能加大曆五年五月五日無
疾而沒其三月塔成以瘞厥後懸加院額僧經寺事于堯
波起萬金堆聚訛不感歎葉裁成于合抱九流源于濫觴

推功歸美我則無愧門弟子如岳等以歲時益深派輩向
盡懼成蕪沒後人不知乃磨好石託我銘曰

士不拘教矯俗惡兮人警獨出揪孿縛兮能適其靜既屹
高兮非約非華結架牢兮厥液因之大而肆兮門人泣落

紀成事兮

祭柳柳州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剗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
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搢紳

屬目歛社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步崦華鐘
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群議悠積稔
竟奄荒瘴遂絕霸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
必墮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塋秦原
即路江皋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
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恨石銘

恨石蒼々驪山之旁鏡朴礧癡疑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

不減七十萬人茲焉皇々發石此山言礎于墳若有憑依
屹任中透淫刑感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恨名之自昔
太古不封不樹有葛于溝有薪于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
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窾木噫嘻暴秦雷用其人墳而
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搃竒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
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謹成一呼九州風送白挺棘荆指麾
峭嶮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蓬顆無依
不十年中禹塋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聲久長至于

漢劉釋之面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入
刻詞恨石烟戒千春
昨以南昌迄于建康悠三千厥路何長值子之喜逢時
之祥高桅引帆月抱虹張縱飛挾箭疾激無妨僕失謳愉
懷戴難忘今由建康抵于我家終朝之程百里之賒翻然
怒號格在灘沙洶以湍波蛟螭磨牙胡力甚易為竟思哀
若曰昨非相息今非相戾余本無心于君自爾而不可尋

則不當廟食于天子名書于太史既依巫祝乃方姓氏拔
木周郊亂軍睢水胡有知無知之一彼一此能動天地其
唯精誠日回魯戈霜擊燕廷自我淹留凡幾晦明咫尺燕
趙心如懸旌曾不余感孰稱爾靈尔之好正直今我與爾
同好爾之道聰明我又與爾同道自宜響應不俟昭報

同我圖之並與地為天此圖何處自正器動不若此器
此以明幾其置不令為器辨而靈亦之故五也今在與所
此辭難且四官本圖學意三日非與故以辨曲既以人
本圖既上單單本圖既以辨與之一如辨鳴元此其
固不尚與辨于天老以善于大矣與辨與辨之公報力外



